



拍案说·书系

陈书良◎著

风流才子的多面人生

陈书良说 唐伯虎



中南大学出版社
www.csupress.com.cn

陈书良说 唐伯虎

风流才子的多面人生

拍案说·书系

陈书良◎著



中南大学出版社
www.csupress.com.c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书良说唐伯虎:风流才子的多面人生/陈书良著.

—长沙:中南大学出版社,2011.3

ISBN 978-7-5487-0224-5

I. 陈... II. 陈... III. 唐寅(1470~1523)—人物研究
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8223号

陈书良说唐伯虎:风流才子的多面人生

陈书良 著

☐责任编辑 谢贵良

☐责任印制 周颖

☐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

社址:长沙市麓山南路

邮编:410083

发行科电话:0731-88876770

传真:0731-88710482

☐印 装 长沙国防科大印刷厂

☐开 本 710×1000 1/16 ☐印张 12 ☐字数 163千字

☐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☐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☐书 号 ISBN 978-7-5487-0224-5

☐定 价 25.00元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请与经销商调换

法眼文心百世通

李湘树



唐伯虎是真正的异类。

他是文章巨擘，也是风流魁首，是才情横溢的诗文大家，造谐全面的书画家，放言说论的清谈家，足迹遍布江南的旅行家，同时又是放荡不羁的浪荡子，牡丹花下死的风流鬼。尤其风流韵事，漫传海内，所谓“慷慨激烈，悲歌风雅，眼底世情，腹中心事”，惹得四百年来，议论蜂起。民间捧他为情圣，正史对他却保持着矜持，好像多花了一点笔墨，就与“低俗”牵扯上了关系。因此，如何把握唐伯虎，成了考验后代艺术史家“文心”“诗眼”所在的焦点。

书良兄此著，在这里翻了一个大案。

“桃花坞，桃花坞，中有狂生唐伯虎”，敢于浓墨重彩极写唐伯虎行世不羁，才情浪漫，并对其风流潇洒作出正面评价，是陈著的最大特色。

“头插花枝手把杯，听罢歌童看舞女。食色性也古人言，今人乃以为之耻。乃至心中与口中，多少欺人没天理。”

序

唐伯虎《焚香默坐歌》中这几句诗，是唐氏的人生宣言，也是才子的个性禀告。在这种宣言和禀告的正面宣示下，陈著把唐伯虎“绮罗队里挥金客，红粉丛中夺锦人”的生活写得摇曳生姿。在他人的避讳处着墨，这是法眼，是智慧，也是百世相通的文心。

作为叛逆传统的浪漫文人，唐伯虎桃花坞里放浪形骸的生活，无非两点：一是肆意畅饮，杯觥交错，长啸高谈，然后在酩酊大醉中，乘醺然醉意，作超尘脱俗的精神追求，吟诗作画。这种起源于兰亭的“一觴一咏”，正是江南文士特产。作为文史研究专家，作者从伯虎诗文笔记中勾稽出真实记载的画面：江南细雨，仆人着烟蓑雨笠，持请帖请客，然后主客蕉窗听雨，剥蟹饮酒，作诗论画，座中有村学究，有老和尚。筵散夜深，“夹堤灯火掉船回”……或是面对桃花坞千树万树红灼灼的桃花，或呼朋引类醉卧花下，或面对落英缤纷，引小僮细拾花瓣，对花流泪，感时惊心，葬于药栏之畔，然后大家醉写《落花诗》。“春尽愁中与病中，花枝遭雨又遭风，鬓边旧白添新白，树底深红换浅红……”就在这样的对景生情、寻欢作乐中，他们进行艺术创作。这是一群新型市民艺术家，前代文人画家在安静书斋画案作画环境与他们无缘，他们习惯在酒酣耳热、狂呼高啸之际乘兴挥毫，或几人合作，或互相题跋，醺然醉意有助于思想出格，腕指出奇，勾勒间令人神往。

桃花坞生涯的第二件事就是和女人的过从交往。旧时代的文人士子常常在酒筵歌席与歌儿舞女檀板丝弦，酬酢过从，在放浪形骸中，满足醉生梦死的淫欲，排遣颓唐消沉的情绪。这曾被认为是色调偏灰的“时尚”。但作者认为它正当。作者力拨沉冗地指出：“明中叶以后，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，出现了一股注重人的自然要求，并在某种程度上轻视有关封建道德的思潮，肯定情

欲，追求个性的呼声如石破天惊，风靡全国，响应四方。在这种摧枯拉朽的性放纵的快感和满足中，人们惊讶地发现了人类的天性，一种无法阻止的天性；发现了人自身的价值，一种无可替代的价值。”于是，作者就敢于不为贤者讳，直写唐伯虎诸人的声色之乐，写得那么诗情画意，写得那么直白入魂。

如狎妓的“山塘竞渡”：画船箫鼓，云集纷来，观者倾城，鬟影衣香，雾迷十里，妓女购楼台于近水，整几案于窗边。春秋佳日，妆罢登舟，极富烟波容与之趣。一到天暮，则系缆登楼，灯烛饮宴，宛如闺阁，卧榻缠绵，回味悠长。

“明日河桥重回首，月明千里故人遥”。作者还援引唐伯虎《排歌》中毫无顾忌直写三寸金莲在男女交欢时扮演的“举足轻重”的角色：“第一娇娃，金莲最佳，看凤头一对堪夸。新荷脱瓣月生苏，尖瘦纤柔满面花……”枕畔风情，描绘淋漓尽致。

一笑二笑连三笑，唐伯虎的灵魂上九霄。无独有偶，与唐伯虎同时代的意大利画家波堤切利，差不多同时绘出的油画《春》和《维纳斯的诞生》，以分外直白挑逗的肉感描绘，却预告了一个挑战中世纪禁欲主义神学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，开创了人类理性新世纪。两个对照，款曲暗通，可惜我们对唐伯虎的赞扬吝啬了一点。陈著在这里真有拨乱反正之效。



唐伯虎才高八斗，气冲斗牛，和妓女为伍，与和尚说禅，寻芳猎艳，叛道离经，自由自在，放浪不驯，封建卫道士自然要皱眉头吐舌头。探讨唐伯虎这一叛逆心性何所由来，是陈著另一特色。

唐伯虎为得风气之先者。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在苏州地区迅速发展，儒

序

教礼制逐渐被冷落，这种思想解放的局面带来了人的觉醒。唐伯虎出身小商人家庭，最早感受了这种流风的浸润植被。此外，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狂士性格，从他之前“纵酒昏酣，遗落世事”的阮籍、嵇康，他之后狂悖自残的徐青藤，“归奇顾狂”的归庄、顾炎武，以至狂歌当哭的金圣叹，真可谓叛逆心性，一脉相承。

养成伯虎心性的还有他的个人遭际。唐伯虎才高气傲，本就“愚顽不读文章”，好古文而远经义，虽经不住“名不显时心不朽，再挑灯火看文章”的名利诱惑，读经赶考，且高中解元，名震天下，但迅即卷入科场舞弊案而身陷牢狱之灾，使他彻底断绝了功名仕进之想。

淡泊无心，天性使然是唐伯虎心性自在的源头。他有首诗：“十朝风雨苦昏迷，八口妻孥并告饥。信是老天真戏我，无人来买扇头诗。”记录了他晚年真实的人生。唐伯虎并不如我们想象的富足，晚境寂寞清贫。长期以来，人品、艺品的平衡木，让艺术家走得太累。唐伯虎的可贵在于遭受许多困苦坎坷而潇洒依旧。他留给后世的不是辛酸的眼泪，而是俊逸的微笑。一个索性从人品、艺品的平衡木上跳下来，醉卧在桃花坞中的真正的艺术家的微笑。唐伯虎的人生及其态度，渗透了佛门“四圣谛”之一的八苦：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五盛阴苦。离苦而得乐，折射出洒脱睿智之光。这一唐伯虎风情充满了禅学的魅力，它与“乐圣”贝多芬情感的动人本质有相通之处。贝多芬一生磨难，双耳失聪，却创作出惊世经典，尽管他听不到那令人陶醉的音符和雷鸣般的知音掌声。他说：“在天堂，我能听到一切声音。”心灵分外平静。唐解元的微笑风流，就有这样一种醇实内涵。在他身上，禅学、美女、文章、丹青交织融合。文徵明有诗评他道：“居士高情点笔中，依然水墨见春风。前身应是无尘染，一笑能令色相空。”这是由土木形骸包裹的冰雪精神，是唐伯虎心

法眼文心百世通

性的厚度所在。舍此，惊世骇俗的风流就真是“轻薄桃花逐水流”了。

百代之后，地下的伯虎可曾听到人间文心融通的知音否？

三

粉墨皮簧敷演着唐伯虎的绝世传奇。作者在摩挲民族古籍的生涯中发现唐伯虎像苏东坡、徐青藤、郑板桥一样，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人物，他们都才华盖世，是少见的诗、书、画通才，却都是未能见容于当世的狷介疏检之士。他们的感情和理智经常失去平衡，大都招致物议甚至牵陷灾狱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都是中国民间顶礼膜拜的大才子真英雄。没有什么人有唐伯虎这样多的勾栏瓦舍的传奇弹唱，没有什么人有唐伯虎这样多的闾巷乐道的故事传说。放下穷研经史子集灰尘的千钧之笔，俯身于民间的评话、弹词、小说、杂剧、传说、故事、笔记中勾稽一个活脱脱的唐伯虎，是陈著的最大特色。就像书良兄顶礼膜拜的陈寅恪前辈，从弹词评话里写出一本煌煌大著《柳如是别传》一样，一个是从评弹曲艺里直接塑造震烁古今的名妓，一个是从故事传说里款款站立风流盖世的才子，眼光的惊人相似，显现了同样对民族古籍烂然于心的摩挲后，敢于直面糟粕与精华并作出抉择取舍的功力匠心。

沉吟聆听盛况空前的虎丘山曲会，徘徊月落乌啼渔火闪烁的枫桥，醉卧沥沥春雨轻敲篷舱的太湖画舫，狂呼豪饮市楼栉比的金阊银胥……只能崛起这样属于民间的市民艺术家；同样，在一河脂粉、两岸笙歌，山温水软、风月撩人的秦淮河，在水波荡漾，游船数百，清曲丽词，十番锣鼓，桨声灯影，声光缭乱中，在豪迈者令人吐气扬眉，凄婉者足以销魂落魄，知音者酒阑倾慕再三的勾栏买醉画舫逐春里，也只能崛起这样鼓荡底层脉动的市民艺术家。这一环境中崛起的

序

市民艺术家，也一定要靠带着历史信风腥气和当年吴侬软语声调的曲艺弹词，靠着曲巷百姓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来添枝加叶、溢彩流光，才能血肉丰满，风采卓然，神韵特出。正如书良兄在书中征引并赞同的邵毅平先生所指出的：“唐伯虎一生主要意义，在于他敢于坦率地追求一种更为自由、更为真诚的生活，他已经达到了封建时代中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才能达到的精神高度，至于他的功名是否大，著作是否多，诗画是否工，那都是次要的问题了。”作者所要勾划的正是民间激赏的一代士人对自由的狂热向往，是其灵魂的欣悦和心智的快意，这是其书画文章不可比拟的宝藏。我以为，这才是陈著的最大价值。正由于此，读者诸君勿以休闲书视之，勿以狎邪书视之，则幸甚！

沧海桑田，岁月轮回。当年唐伯虎鄙夷的科举功名，礼教羁绊，又换了一个方式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潜隐血脉中冲撞奔流。翻读此书，青年朋友们定能从陈寅恪、陈书良辈们惨淡的文心法眼中，去感受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所在。



□ 法眼文心百世通

李湘树

第一章 唐解元 /1

唐伯虎诗名风采，丹青墨色，照耀江南，人人仰慕。他风流倜傥，放浪形骸，自称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。十足的明代才子的胆量！十足的明代才子的情趣！

第二章 少年意气 /13

少年唐伯虎即是江南才子群的健将，他看透了生命的长度，而转而追求生命的密度，透过一派杯觥交错，花月啸谈，我们见到的只是一种巨大的悲哀……。这就是伯虎“怅怅”的青春。

第三章 乡试 /43

唐伯虎参加南京乡试，力压群雄，获得第一名（解元）。他踌躇满志，对第二年的会试志在必得。然而，痴情转化为幻梦，幻梦融注着痴情，宏治十二年的京师之春，等待着他的又是什么呢？



第四章 科场冤狱 /61

一场突如其来的冤狱，使唐伯虎从耀眼的风华跌落到惨淡的落魄。他就像一个昏死的骑士，倒伏在马背上，任由马匹驰驱。所谓马匹，是指他的才华，他的学识及唐家五世积德行善的生命力。

第五章 桃花坞 /81

古时候有位修行的严尊者，问赵州和尚：“一物不将来时何如？”赵州和尚回答：“放下著。”现在唐伯虎把立德、立功、立名等等封建士人的思想重负全都放下了，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快，醉卧桃花丛中，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。

第六章 三笑传说 /107

这个离奇的传说说出一个深刻的道理：能够抛弃体面，逾越名教，赤裸裸地追求幸福，追求爱情，追求个性自由，这才是真正超脱形骸的才子痴情。而只有历史原型的唐伯虎才具备承受这类风流传闻的胆量！

第七章 宁王府 /121

出入宁王府，佯狂脱祸，伯虎能及早见机，保全清白之躯，这说明了伯虎不仅有着大智慧，而且外圆内方，体现出一种坚持冰雪操守的儒者之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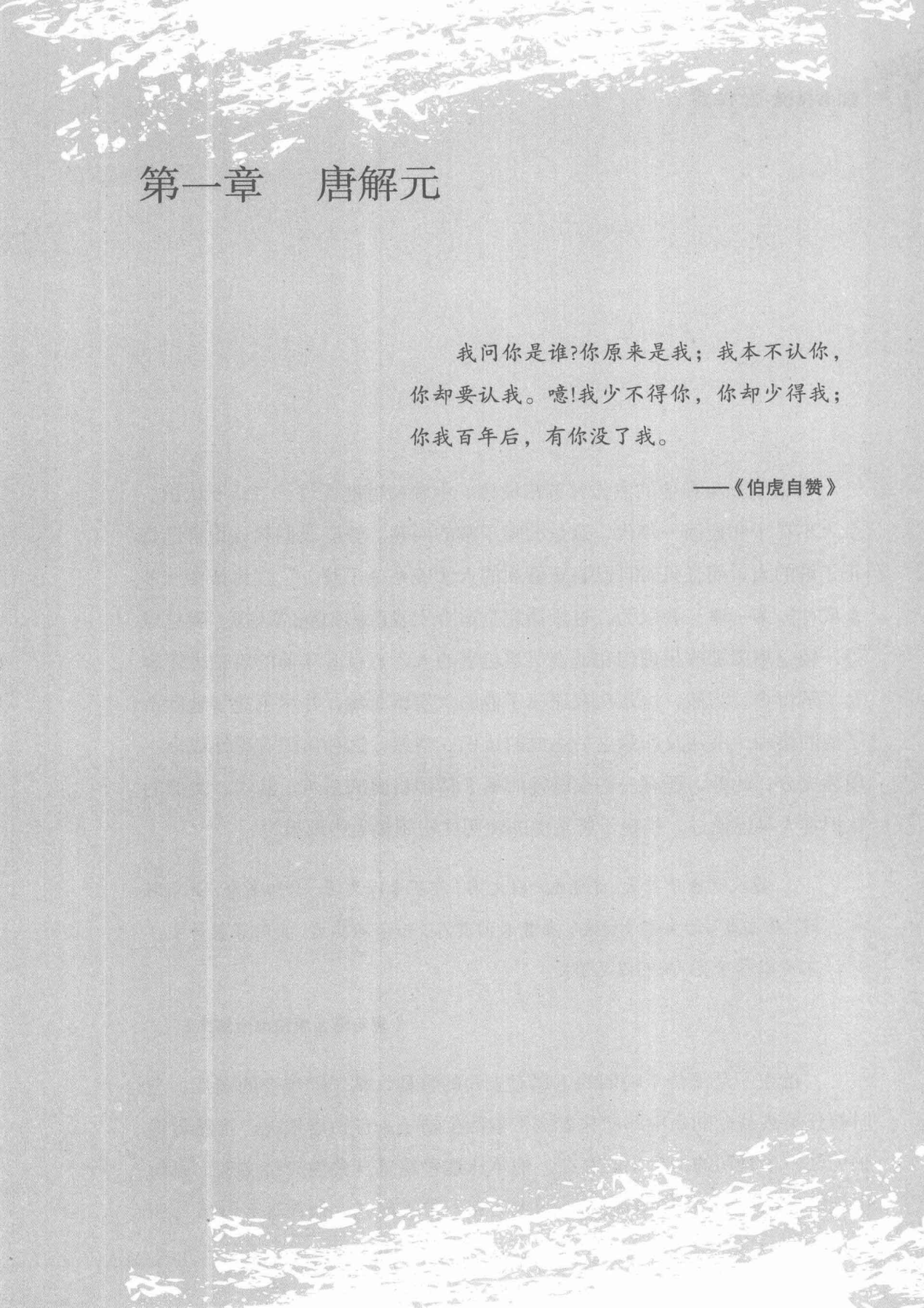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章 六如居士 /133

他总是以一种诗意的哲学化了的人生观看待生活。有了诗词书画，他热爱今生，不会去当禁欲的和尚；有了哲学，他十分明智，也不会沉沦在浅颦低笑之中。他享受和尚和名妓，而不会被他们俘奴。

附 录 /153

一、唐伯虎年谱

二、唐伯虎诗文



第一章 唐解元

我问你是谁?你原来是我;我本不认你,
你却要认我。噫!我少不得你,你却少得我;
你我百年后,有你没了我。

——《伯虎自赞》



林语堂先生在他的杰作《苏东坡传》中曾精辟地说过：“认不认识一个人不在于和他同一年代，这是共鸣了解的问题。毕竟我们只认识自己真正了解的人，而且只对自己真正喜欢的人才能充分了解。”（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第一章）我以为，这段话完全适合于我对唐伯虎的认识。我总觉得，较之周围那些用虚伪和谎言层层包裹的人，五百多年前的唐伯虎还容易了解得多。当然，这是在我通读了他的六卷诗文集，并尽可能多地欣赏了他的绘画、书法及印章之后达成的认识。当然，这种认识有感性成分、理性成分；此外，还有一些很微妙的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。其实，类似的认识古人早已说过。稍晚于唐伯虎的晚明文坛领袖袁中郎就说：

吴人有唐子畏者，才子也；以文名，亦不专以文名。余为吴令，虽不同时，是亦当写治生帖子者矣。余昔未治其人，而今治其文。大都子畏诗文，不足以尽子畏，而可以见子畏。

（袁宏道《唐伯虎全集序》）

“治生”是流传于晚明的下属对上司的自称，帖子即现今的名片。当时担任吴县县令的袁中郎向往着携带着治生帖子去拜访唐伯虎，当然觉得伯虎是一个真切的活生生的存在。他承认这种感觉从伯虎的诗文来，语句中流露出但恨生不同时的遗憾。明末还有一位雷起剑，他在暮春时节与朋

友泛舟横塘，在野水杂树间发现了唐伯虎的葬地，牛羊践踏，满目荒凉。雷起剑不禁凄然而叹：

是朋友之罪也！千载下读伯虎之文者皆其友，何必时与并乎？
（见《苏州府志》）

于是他与几个朋友集资修建了唐伯虎墓、祠，并且“勒石以遗千古之有心者”。好一个“千载下读伯虎之文者皆其友”！事实上，搜寻杰出的古人的诗文去读的人，当然希冀与古之贤哲英豪为友；而一旦读了其诗其文，更觉得其人可亲可敬，可歌可泣，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了。这就叫做“神交古人”。我曾为自己的书斋“听涛馆”自撰过一幅联语：镇日观书，历万里关河，千秋人物；片时倚枕，对一窗残月，四壁虫声。也是在做神交古人的梦呓。

我觉得唐伯虎独特的人格比任何一位明代文人都突出，在整个中国封建文人长长的队列中，也是给人印象最深刻，最能引起写作冲动的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三。其一，



■ 陶谷赠词图

此画为唐寅人物画中工笔重彩一路。人物、树木、芭蕉似杜堇，又显劲健，湖石带“院体”之法，当属中年风貌。图中所画操琴仕女，神色端庄凝重。画作运思精微，行笔谨细。唐寅仕女画主人公面貌大体相仿而神情各异，可以说是发扬了顾恺之“以形写神”的理论传统。



他才气过人，风流倜傥，放浪形骸，诗酒自娱，自称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。他的诗名风采，丹青墨色，照耀江南，人人仰慕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量传说，更无异于给这位才子笼罩了瑰丽的光环。诸如评话有《唐解元一笑姻缘》，弹词有《笑中缘》、吴信天《三笑》、曹春江《九美图》，小说有冯梦龙《警世通言》卷二十六《唐解元一笑姻缘》，杂剧有孟称舜《花前一笑》、卓人月《花舫缘》、史槃《苏台奇遇》等等，更有电影《三笑》，曾一度风靡海峡两岸。幼年的我就是首先在这些通俗作品中接触到这位江南才子的。在这些作品中，同样是追求幸福的爱情，唐伯虎不像以前《西厢记》中的张生那样，借住西厢，赠诗酬简，望梅止渴，遮遮掩掩，而是“色胆包天”，主动出

■ 柳溪独钓图

此画画面清空，全图洗练谨严，墨色和泽有神。图中工整的水墨淡彩可以看出唐寅取法李唐、夏圭的本意，同时结合元人意趣，却另有一番高远静穆、清秀柔韧之气。



击，积极追求，即使采取反常背俗的手段也在所不辞，甚至以为越反常背俗，越能显示才子特殊的本色。尽管这些通俗作品失之无据，甚至荒诞不经，但是，较之文人之之乎者也，它们反而是副合唐伯虎的精神风貌的。有一次，他在一幅陶穀画像上题诗云：

信宿因缘逆旅中，短词聊尔识泥鸿。

当时我做陶承旨，何必樽前面发红。

陶承旨即陶穀，字秀实，五代周、北宋时曾任翰林学士、尚书等职。他仕北周时，曾使南唐，态度威严。中书侍郎韩熙载使歌妓秦弱兰诱之，共枕席时陶作《好春光》词赠秦：

好姻缘，恶姻缘，奈何天。才得卹亭一夜眠，别神仙。 琵琶拨尽相思调，知音少。待得鸾胶续断弦，是何年？

（事见《玉壶清语》）

这就是伯虎诗所谓的“短词”。次日，南唐设宴，筵上歌唱此词，陶穀大为惭愧。伯虎诗即写其事。末两句是说：当时换成我是陶穀，在筵席上听到密赠秦弱兰的词被唱出来，我才不会因为羞惭而脸红哩。十足的明代才子的情趣！十足的明代才子的胆量！具有以往的封建文人所没有的一种特殊的个性魅力和艺术风情。

其二，是在唐伯虎身上，传说与实际存在着巨大的反差。伯虎虽然诗画全才，风流跌宕，但一生坎坷，令人同情。他有过三娶。先是元配夫人徐氏，徐亡故后继娶，后会试时牵涉科场舞弊案被革，续弦弃他而去，再娶沈氏。他对早亡的徐氏感情很深，作《伤内》诗：“抚景念畴昔，肝裂魂魄扬。”而对沈氏伉俪甚笃，《感怀》诗云：“镜里形骸春共老，灯前夫妇月同圆。”这说明伯虎并不是只会在女人身上用功夫的风流才子，更没有在拥有“八美”之后再娶秋香那样的“无边艳福”。最无根据的是